



册府元龜
卷之三十九十四
至九十六



13
849
130



門 1 3
849
130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五十五

勇敢

夫勇敢強有力者聖王之所貴也天下有事用之於
戰勝則無敵矣是故為三軍之帥專四征之任也非
抗威奮厲孔武有力何以率乎下非致師當寇先登
敢死何以成其功哉歷代而下當其任者固有英果

邁衆臨敵賈勇冒矢石而靡裨衽金革而無厭推鋒蹈亦雄呼直盪用能摧堅陣破勅寇扶危紓難樹勳揚烈圖鍾鼎而不朽載策府而垂裕詩曰舍命不渝傳曰率義之謂勇蓋與夫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異矣

高固齊大夫也魯成公二年齊帥師會晉師及齊侯

戰於鞏鞏齊也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禽之而乘

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

樹擊車而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故賣也

解張晉大夫鞏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

張御郤克鄭丘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姑且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被

未絕鼓音軍將自旗鼓故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

合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

子忍之張侯解侯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汚車輪御猶不

言敢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

病矣以其不識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之何其以病

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而馬逸不能止師

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

孟孺子速魯人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

晉故孟孺子速微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微要也齊侯曰是好勇

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涉他晉大夫魯定公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齊為

衛伐晉夷儀故初衛侯伐邾邾午於寒氏邾邾廣平縣也午晉

伐衛以為報城其西北隅而守之宵燔午衆宵鼓及晉圍

衛午以待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日請報

韓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闚涉他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

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但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

楹至其門七步行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示整目中不啟門乃退

再求魯人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

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

不能師不得整其師宵諒曰齊人遁諒周也冉有請從之三

李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

也言能以義勇冉有冉求也

彌庸吳王孫也魯哀公十三年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

也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太子友王

子地王孫彌庸疇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

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曰吾父

子牙元龜將帥部三

之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天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戰

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

荀瑤晉大夫智伯襄子也魯哀公二十三年荀瑤伐

齊荀瑤荀躒之孫智伯襄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智伯視師馬駭

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

戰于犁丘犁丘濕也齊師敗績知伯親擒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漢黥布六人六人縣名陳章邯之滅陳勝布引兵擊秦左

右較破之引兵而東擊景駒秦嘉等布嘗冠軍言其驍勇

為衆軍之最

樊噲初號武威君時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而見項

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

謂之中亞父欲謀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

公項伯嘗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

營外聞事急廼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營衛謂營壘之守衛

者噲直撞入立帳謂以盾撞擊人項羽目之問謂誰張良

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

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樊噲曰臣

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灑

上以待大王時項羽未為王故云以待將軍大王今具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灞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亦因遂已也止無誅沛公之心

曹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攻轅威及亢父先登比救東河擊章邯軍陷陣

夏侯嬰為太僕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陣郤敵

周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固陵

下方與方與戰郤敵又下下邑先登擊章邯車騎殿

攻留桑先登殿之言填也罪將軍后以杆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切鄴商

以將軍從擊燕王臧荼戰龍脫地名在燕趙之地先登陷陣

破荼軍易下易縣郤敵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垣方陣也

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

內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將數十騎

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

騎且盡中貴人走曠走趨也廣曰是必射鵰者也鵰大鷲鳥

也一名鷲黑色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疾馳逐三人

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若鳥翼然

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

射鵰者也後為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
 十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
 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出其右而還報廣曰胡
 虜易與爾軍士乃安為圍陣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
 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蒲毋發注矢於
弓弩而
引蒲之不
發矢也而廣身自大黃射其裨將黃肩弩即黃間
也大黃其大者
也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言懼
甚而廣意
 氣自如自如猶
自如備益治軍總部開正
行陣也軍中服其勇也明
 已復力戰而博望侯亦至匈奴乃解去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之子再從大將軍受詔
 予壯士為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
虜為多過於當也一日漢
軍失士者少而殺獲匈
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李陵廣之孫武帝以為陵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
 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
 都尉
 趙充國為人沉勇有大畧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
 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
 充國廼與將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

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
武帝親視創嗟歎之

辛慶忌為較丞隨長羅侯嘗惠屯兵烏孫赤谷城與

歙侯戰

歙即翁字也歙侯烏孫官名

陷陣卻敵

後漢王嘗為漢中將軍從光武進攻下邳嘗部當城
門戰一日數合及賊走入城嘗追迫之城射矢雨下
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嘗戰力甚馳遣中黃門
詔使引還賊遂退

來歙為中部將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畧陽遵道病還
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

番須回中並地名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巨回中在汧汧今龍州汧源縣也

徑至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
其神也

張宗為偏將軍從鄧禹軍到拘邑赤眉大眾且至禹
以拘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
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簡
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云死生有命張宗豐辭難
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
曰愚聞一卒舉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
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遽知其必敗乎遂留為後

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以死當之禹到
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
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
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還
營於是諸將服其勇還到長安夜將銳士入城襲赤
眉中矛貫髀又轉攻諸營堡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
死馮異爲征虜將軍時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
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光武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
與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嘗
爲衆軍鋒

賈復爲都護將軍從光武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
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
復曰先破之然後食爾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
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較戰於真定大破
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
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
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復從
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
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之故復
少方面之勲

吳漢擊蜀未破復上書請自助上不遣

吳漢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嘗脩弓戰之具每當出

嚴即裝也

師朝受詔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
陳俊為安集掾從光武擊銅馬於清陽進至蒲陽拜
疆弩將軍與五較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
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
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臧宮初為較尉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及至河
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群賊數陷陣却敵後為輔威將
軍討公孫述於蜀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
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

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維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
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懼謂官曰將軍向者經虜城
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窟寇難定還營願從它道
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

耿弇為大將軍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
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
走之後遷建威大將軍討張步鋒交乃自引精兵以
橫突步陳大破之有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
無知至暮罷明旦復勒兵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
殺傷無數

姚期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
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憤攝尤正也

復戰遂大破之拜虎牙大將軍又從擊青犢赤眉於
射大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

創而戰方力遂破走之

祭遵為征虜將軍與諸將入箕關南擊弘農厭新栢
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

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

祭彤為遼東太守虜每犯塞彤嘗為士卒先鋒數破
走之

景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等

於南燕兒音五郎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燕

上鼓車輜重數乘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

者縱橫丹還光武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

其戰樂可言邪

堅鐔為揚化將軍與右將軍方脩徇南陽諸縣而堵

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兵赴宛

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闕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

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絕南

拒鄧奉北當董訢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

能全其衆

馬武為振威將軍從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
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
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又與
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
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
囂軍乃退

馬援為伏波將軍援嘗有病梁松來候之援不言松
由是恨之及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
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光武愍其老未許之

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

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鏢哉是翁也

嬰鏢勇貌也

遂遣援率

中郎將馬武耿弇劉喬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
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魯奇為偏將軍時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
數萬人乘枋單下江關擊破馮俊及田馮李玄等遂
拔夷道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闢樓立楛柱絕
水道結營山上以拒南征大將軍岑彭數攻之不剋
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乃命軍中募攻
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

風狂意彭竒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住鈎不得去

又云時天東風甚攢住有甚把鈎船不得去

竒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

焚之風怒火盛橋船皆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阻蜀兵大亂

取乘為駙馬都尉明帝永平十七年詔舉奉軍都尉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乘議先赴後土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乘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

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殺牛馬十餘萬頭遂降前後王

定車師而還

秉性勇壯而簡易於是軍行嘗自披甲在前

梁慄孝殤延平初為西域副較尉受詔當屯金城間羗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慄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羗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

李膺為烏丸較尉時鮮卑數犯塞膺嘗蒙矢石每破

之虜甚倬懾

謝丞書曰膺嘗率出騎臨陣交戰被創漢試血進戰遂破寇斬首二千級

蓋勳壘帝中平中為漢陽長史時羗圍護羗較尉

夏育於畜官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羗所破
 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羗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
 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於此
 句就種羗演吾句就羗別種也素為勲所厚乃以扞
 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死
 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演吾下馬與勲
 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羗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
 漢陽

馬騰字壽成靈帝末為軍司馬先是涼州刺史耿鄙
 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氐羗反州郡募發民中有

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行事典
 領部衆討賊有功

呂布為奮威將軍布既殺董卓卓部曲將李傕郭汜
 等復舉兵攻長安城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
 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
 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布歸袁紹紹
 與布擊張燕於嘗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嘗御良
 馬曰赤兔能馳城飛堊時人語曰人中有與其健將
 成廉魏越等十數騎一日或至三四馳陳皆斬首而
 出連戰十數日遂破燕軍

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
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如奔
走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
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閻健行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
建安初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
矛折因以折矛槌超項幾殺之

丁原爲執金吾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
寇虜輒在前

魏曹仁爲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
二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
率勵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後封都亭侯從太
祖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
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
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
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
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
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
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麾下壯士數
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

形勢也仁徑渡溝直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衆未盡
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
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
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
李通爲征南將軍時蜀主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
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
且前以迎仁軍勇寇諸將

張遼爲盪寇將軍從太祖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
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
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及陳簡梅成叛太祖討之簡

入潛山中有天柱山遼遂進軍斬簡成首太祖論功
曰登天山履峻險遼之功也贈封假節孫權率十萬
衆圍合肥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
于禁爲裨將軍從太祖還官渡與袁紹連營起土山
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
戰氣益奮紹破授偏將軍

許褚爲都尉從太祖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較尉
又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
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赴會超負其力陰欲前
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

侯安在太祖顧指褚暎曰眇之起不敢動乃各罷復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

典韋拜司馬時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戰戰時布親自搏戰自旦至日跌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而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步士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

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嘗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嘗先登陷陣遷爲較尉好酒飲食噉衆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軍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

韋較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一人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傳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歿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

孫觀爲青州刺史太祖從征吳於濡須口假節攻孫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甯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田豫文帝初爲護烏丸較尉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軍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

夏侯霸淵之子淵爲蜀所害故霸嘗切齒欲有報蜀意文帝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見爲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

孫禮齊王正始初爲揚州刺史伏波將軍時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

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
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乘抱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
蜀關羽爲先主別部司馬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禽
羽以歸拜偏將軍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
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
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圍及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
事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
骨嘗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于骨當左臂作創刮骨
去毒然後此患乃除爾羽使舉臂令醫劈之時羽適

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
酒言笑自若

張飛字翼德爲中郎將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
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聞曹公卒
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瞑目
橫矛曰身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
遂得免

黃忠初爲劉表中郎將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
後從先主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嘗先登陷
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討虜將軍又於漢中定

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

趙雲爲翊軍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護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四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曹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偏途前突其陣且戰且却曹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輒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迎著曹公軍追至圍汚陽長張翼在圍內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振天唯以弓

弩於後射曹公軍曹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

吳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謹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佳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干人意尚忽畧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亦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唯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

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得之
程普爲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祖郎大爲所
圍普與一騎共蔽并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
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
凌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嘗冠軍履鋒
黃蓋初爲郡吏孫堅舉義兵蓋嘗從之堅薨又隨策
及大帝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讎難
理之縣輒用蓋爲守長

潘璋爲武猛較尉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
武鬪歿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
斬謙盛兵走者一人兵皆還戰大帝甚壯之拜偏將
軍

周瑜爲中護軍時曹仁圍其寧於夷陵寧告急於周
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
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
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
乃自舉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繇是遂退
凌統行破賊都尉從大帝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
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嘗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
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大帝引軍兼道水

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大帝以統爲承烈都尉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從征合肥爲右部督時大帝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去更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大帝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大帝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大帝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大帝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返者悲不自勝大帝引袂拭之呼其字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統創甚大帝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

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董襲爲大帝偏將軍大帝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纜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船衝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纜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會大帝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纜之功也徐盛爲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湏從大帝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時乘蒙衝遇汎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

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大帝大壯之
 其寧巴郡臨江人後歸大帝遂授兵屯富口後隨魯
 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
 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有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
 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
 之保羽聞吾咳唾不敢涉水即為吾禽肅便選萬兵
 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砦後名其處為關羽瀨
 大帝嘉寧功拜西陵太守後從攻皖為斥城督寧手
 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拜折衝將軍後
 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大帝特

賜米酒衆看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
 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前持
 時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
 其寧其寧尚不惜歿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
 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
 出斫敵敵警動遂退寧益貴增兵二千人又云曹公出濡須號
 出騎四十萬臨江飲馬大帝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
 三千人為前部都督大帝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
 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拔鹿角壘入營
 斬得數十騎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
 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大帝大喜曰足以警駭
 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乃曰大帝曰
 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後從攻合肥會疫疾軍
 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
及寧從大帝遣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
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
作壯氣毅然後權尤嘉之

丁奉廬江安豐人少以驍勇爲小將屬其寧陸遜潘
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嘗冠軍每斬將擐旗身被瘡痍
稍遷偏將軍會稽王卽位爲冠軍魏諸葛誕等攻東
興諸葛恪率兵拒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
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
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

進時北風奉航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
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
今日乃使兵披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
設備奉從兵斫之大破敵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
滅寇將軍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
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于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
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大平二年
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遣朱異唐
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將
力戰有功

朱績字公緒爲建忠都尉領督父兵隨太嘗潘濬討
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

留贊爲屯騎校尉諸葛恪征東贊爲前部合戰先陷
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
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晉吳彥字士則初爲小將吳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
將擢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拔刀跳
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
服其勇乃擢用焉

周訪爲振武將軍征杜弼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
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
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
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破彥其臨
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
郭默爲右將軍默爲人勇健嘗身被重甲跳三丈矛
時人莫不憚之
陶與侃之兄子爲武威將軍及侃與杜弼戰敗賊以
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與率輕舸出其上流
以擊之所向輒尅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與又擊破
之自是每戰輒尅賊望見與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

敢當者

桓石虔有才幹矯捷絕倫爲寧遼將軍嘗從桓溫入關叔冲爲符健所圍垂没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
朱伺爲明威將軍石勒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乘船投水死

毛寶爲廬江太守祖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淦口陶侃使寶擊之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流血蒲韉夜奔船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又與陶侃等討蘇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
劉遐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

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莫方比之張飛關羽
鄧遐爲冠軍將軍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
噲數從桓温征伐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嘗爲人害
遐遂拔劍入水蛟龍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劉牢之爲謝玄參軍玄鎮廣陵牢之領精銳爲前鋒
百戰百勝

蔡裔仕僞趙爲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
盜入室裔撫几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宋檀韶爲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蒲胡蕃等五十
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
分降城陷之日韶率所鎮先登

劉懷肅爲振武將軍劉道規司馬桓振襲江陵荊州
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晝夜兼行七
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陣
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戈膽氣益壯
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
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胡藩爲鎮軍參軍從高祖征司馬休之加建武將軍
領游軍於江津徐造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
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休之臨岸置陣無繇可登

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爾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於是直上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

劉榮祖以戰功參太尉軍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敗歿諸將意阻榮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子征虜軍事

劉康祖爲左軍將軍太祖北伐蕭斌王玄謨沅慶之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魏軍引大衆南渡南平王鐔在壽陽帝患爲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迴軍未至壽陽數千里會魏永昌王庫仁真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威武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掃蕩河洛寇今日逆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氣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軍尋至亦何患耶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戮填積

薛安都世祖孝建初爲輔國將軍時豫州刺史魯爽反安都與副將譚金追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

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
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驍猛
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
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

沈慶之世祖大明中爲車騎大將軍討竟陵王誕每
攻城輒身先士卒帝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
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耶脫有傷挫爲損不少

武念新野人蕭思話爲雍州遣龐道符統六門田念
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太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
召出爲將世祖臨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沔中蠻反世

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大巖堤數千人忽至矢射
平乘雨下念馳赴奮擊即時摧退即擢爲參軍督護
其後每軍旋嘗有戰功

殷孝祖明帝泰始中爲統軍屯軍鵠洲沱冲之謂陶
亮曰孝祖驍將一戰便歿孝祖與賊合戰嘗以鼓蓋
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以賊交
鋒而以羽儀自顯欲不斃得乎

王宜興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關擊魏師每以少
制多挺身深入無所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
當

册府元龜 勇敢

卷之三百九十四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九十五

勇敢第二

南齊張敬兒仕宋為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
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
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
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百九十五

王廣之仕宋爲寧朔軍主隸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琰將劉從築壘拒守臺軍相守移日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授從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廻于道連等要擊於橫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鹵薄攻營自哺至日沒大破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

王宜爲屯騎較尉與黃回同石顯之謀宜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周山圖爲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

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後爲右將軍時魏寇淮陽圍肉城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魏萬餘人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魏素畏盤龍號名卽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敵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擾數萬人魏衆

大敗盤龍父子繇是名播北國

梁曹景宗為屯騎較尉督峴南諸軍事魏大武攻楮

陽景宗為偏將衝堅陷陣輒有斬獲

柳慶遠自高祖義兵起雍州以慶遠為征東長史從

軍東下身先士卒

韋放為尋陽太守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

渦音

支陽以放為明威將軍帥軍會之魏大將費移帥眾

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

果有勇力一軍所仗放令洵單騎擊斬屢折魏軍洵

馬亦被傷不能進冒又三貫流矢眾皆失色請放突

去放勵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

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

王珍國為左衛將軍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

珍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嘗患魏眾少不苦

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眾軍同討焉魏軍退班

師

馬仙琕為寧朔將軍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

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

陳昕為支德主帥右衛伏主勅遣助防義陽魏豫州

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為勇敢昕父慶之

圍懸瓠雄來赴寶樂乘單騎所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湊城

陳慶之爲文德主帥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追軍士得全

柳仲禮爲司州刺史大清中侯景反陷東府城仲禮與衡州刺史韋粲皆赴援粲營壘未合爲景所敗仲禮不遑胄甲與數十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人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

陰子春爲信威將軍梁泰二州刺史與右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嘗冠諸軍蕭嗣鄱陽王範之子也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斃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諸將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効命死節之秋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爲任約所擒

陳周文育字景德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援歐陽頎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

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歿
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等
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累遷智武將軍散騎嘗侍
又高祖以侯瑱擁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都督南豫
州諸軍事嚴威將軍南豫州刺史率兵襲盩厔未克
徐嗣徽引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京嗣徽等
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
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驍將鮑碎獨
以小艦殿軍文育單舳艦與戰跳入碎艦斬碎仍牽
其艦而還賊衆大駭仍留舩蕪湖尋陽步上時高祖

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相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
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將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
馳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
營莫府山文育徙對頓之頓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
爵壽昌縣公并給鼓吹一部

蕭摩訶爲巴山太守大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
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軍尉破胡等率
衆十萬來援其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
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城胡妙於弓矢茲無
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

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
 示其形狀當為公取之徹乃召降人有識者云胡着
 絳衣華皮裝弓兩端骨瓣明徹遣人覘視知胡在陣
 乃自酌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
 陣前十餘步發弓發摩訶遙擲銃銳小鑿也立中其額
 應手而赴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
 軍退走九年明徹進圍宿軍呂梁與齊人大摩訶率
 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眾大潰摩訶於語言恂
 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摩訶子
 世廉少警俊勇敢亦有父風

魯廣達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
 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眾軍進討軍至夏口皎舟師
 強盛莫敢進者廣達首率驍軍直衝賊軍戰艦既交
 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厲士卒足跌墮水沉溺
 樊毅為梁興太守領三舟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
 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
 營中將士皆警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
 斬十餘級擊鼓申令眾乃定焉
 樊猛字智武幼儻有幹畧既壯便弓馬膽氣過人
 在梁以戰功為威武將軍梁安南侯蕭方矩為湘州

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墮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衆人卒警駭不及整列棄艦登岸赴水以歿已數千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千餘人蒙盾戈直登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籍沒不敢動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艦中

後魏長孫肥道武時爲鎮遠將軍善策謀勇冠諸軍每戰嘗爲士卒先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

于栗磾爲冠軍將軍道武畋于白登山見熊領數子道武顧謂栗磾曰能縛之乎栗磾曰能道武曰若縛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將士邪栗磾曰自可能致御前坐而制之尋而擒之尉眷諾之長子也明元時爲司衛監後征河南叔高車騎臨陣衝突所向無前賊憚之來大千爲內幢將嘗從明元校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干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明元嘉其勇壯後從討

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爲賊所擊
大千馳救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
穆頭忠謹有材力明元時爲中散轉侍御郎從大武
征赫連昌勇冠一時大武嘉之後爲龍驤將軍曾從
大武敗於崞山有虎突出頭搏而獲之大武歎曰詩
所謂有力如虎頭乃過之
乙瓌大武時爲鎮南將軍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
奮力過人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每
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

呂溫有文武林畧大武伐赫連昌以溫爲幢將先登
陷陣每戰必捷以功拜宣武將軍奉車都尉

源賀爲征西將軍從大武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
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
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又擊叛胡白龍及
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加平西將軍

陸真代人也大武以真奮力過人拜內三郎數從征
伐所在摧鋒陷陣宋將王玄謨衆數萬人寇滑臺真
從大武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
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河至明玄謨敗走
豆代田爲內三郎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營

門門閉代田踰營而出大武壯之拜爲勇武將軍
苟頽爲中散太武南討以頽爲前鋒子都將每臨敵
對戰嘗先登陷陣
毛猛虎爲散騎嘗侍獻文皇興中蠕蠕犯塞從獻文
討之有武決之稱

畢仲敬爲寧南將軍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
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

宇文福孝文時爲武衛將軍從征南陽齊遣其尚書
崔惠景黃門郎蕭衍率衆十萬來救孝文指麾將士
勅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賊而南奪其橋道遏絕

歸路賊衆大恐六道來戰福據鞍警衆身先士卒賊
不得志遂大奔潰

楊播爲左將軍假前將軍隨李文南討至鍾離師廻
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
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
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數重播乃爲
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距再宿軍人食盡
賊圍更急孝文在北而望之旣無舟舩不得救援水
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舩大呼曰今我欲渡能
戰者出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孝文甚壯之

奚康生爲柔玄鍾都將李甕前驅軍主頻陷陣壯氣
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後從駕鍾離駕旋濟淮五將
未渡梁衆據渚邀津路李文勅曰能破中渚者以爲
直閣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
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大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
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飛刀亂
砍投河溺歿者甚多仍假康生直閣將軍

傳永宣武初爲揚武將軍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
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梁將馬仙琕連營
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

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
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
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
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走仙琕乘
勝直趣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
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步軍千人南逆仙琕環甲揮
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
矣突陣過橫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
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陣謂永曰公
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

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趙遐爲滎陽太守時齊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頗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陣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仙琕先分軍於孤城之西阻水別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釋固城之圍

蕭寶寅爲鎮東將軍南伐梁宣武正始元年三月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棲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寅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時寶寅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寅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

源懷爲車騎大將軍時蠕蠕南寇宣武詔懷禦之又詔懷子直寢微隨懷北行詔賜馬一疋細鎧一具禦稍一板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

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首帥獻俘闕下其時年六十一
楊大眼為平東將軍大眼自為將帥嘗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挫
揚津孝明時為大都督時賊帥鮮于脩禮攻定州賊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

李崇為尚書令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孝明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遂出塞三十餘里不及賊而還
裴慶孫為員外散騎侍郎時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為募人別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陣斬賊主郭康兒賊衆大潰勅徵赴都除直後自是賊復

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克徒轉盛復以慶孫為別
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
眾拒慶孫與賊戰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
城

賀拔岳孝莊時為衛將軍討万俟醜奴于關中醜奴
自率大眾圍岐州遣行臺尉遲菩薩等向武功南渡
渭水爾朱天光遣岳率騎赴之岳身先士卒擊之退
走

賈智為都督隸大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陣流矢
中胸仍戰不已

源延伯為統軍隨叔父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
其年幼嘗訶制之而不能禁源子雍在夏州表乞兵
援孝莊詔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闕野戰武勇
寇三軍後遷龍驤將軍率頌義眾還赴子雍其平黑
城在甕索橋戰先鋒隔陣身擒維摩及至白水首擢
阿非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伯增封百戶
爾朱兆孝閔時為柱國大將軍兆果於戰鬪每有征
伐嘗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
長孫子彥西魏出帝時為中軍大都督子彥嘗少墜
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陰乃命開肉鑿骨流血數升

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
北齊彭樂爲涇陽郡公肆州刺史從高祖西討與周
支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
百人取一羗不可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
腸出肉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
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

段韶爲親信都督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
後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在行間爲西魏
將賀拔勝所讖率銳來逼韶從傍馳馬引弓反射一
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憚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
末從金征周文帝長史莫暉者時在行間光馳馬射
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卽擢爲都督
薛孤延爲車騎將軍從高祖西伐至蒲津竇泰於河
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斬折刀十
五口還轉梁州刺史高嘗閱馬於牧道逢暴雨大雷
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
直前未至四十步震火燒面延唱殺繞浮圖走火遂
滅延還鬚眉及馬尾駝皆焦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
與霹靂鬪其勇決如此

堯雄爲二豫揚郢四州都督梁司州刺史陳慶之率衆逼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慕容紹宗爲徐州刺史侯景叛紹宗與大都督高岳討之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

高昂魏孝莊時在鄉里陰養壯士爾朱榮執送於晉陽禁於馳牛署後榮死孝莊即引見勞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宮闕孝莊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繯綫被甲橫戈志凌勅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閣將軍

尋傾京師不守乃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爾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至東魏孝靜初轉司徒時高祖方有事關隴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雒山道峻隘爲寇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尅上洛獲西魏雒州刺史泉企并將帥數十人綦連猛爲開府時突厥侵逼晉陽敕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時賊中有一驍將超出來問猛遙見之即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即斬之

皮景和爲親信副都督魏武定三年征岷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其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廣黃龍張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至奄羅辰於陁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趨捷有武用每有戰功

楊愔爲高祖行臺右丞韓陵之戰愔每陷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

後周賀拔勝魏孝莊時爲太師從太祖戰於邛山時

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配勝以犯其軍勝與齊神武相遇因字呼之曰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持稍追齊神武數里亦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嘗真大勇也

李弼初爲魏爾朱天光別將從天光西討破万俟醜奴弼嘗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皆曰莫當李將軍後爲秦州刺史從太祖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

沙苑而左軍將為敵所乘弼將步騎身先士卒橫截之分賊為二遂大破之拜特進又從太祖與齊戰於河橋弼深入陷陣身被七創遂為所獲弼陽殞絕於地守者稍解睥睨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李標為太祖帳內都督標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從復弘農破沙苑標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太祖初亦聞標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標曰但使膽決如卿何必要須八尺之驅也

賀若敦為都督嘗從太祖較獵於其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責劉亮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嘗先鋒陷陣若干惠為右衛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惠每先登陷陣蔡祐為平東將軍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

君似是勇士但拖甲來降豈慮無富貴邪祐罵之曰
死卒吾今取汝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
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
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
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
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比戰數合惟
矢中一人敵乃稍却祐徐引退又爲京兆郡守東魏豫
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
遇戰於邛山祐時着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
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辛威爲寧遠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
先鋒陷陣勇冠一時
庫狄昌爲衛將軍從太祖破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昌
皆先登陷陣
裴果魏初爲陽平郡丞孝莊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
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
驄年少至西魏文帝時從戰河橋解王壁圍摧鋒奮
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邛山於文帝前挺身
陷陣擒東魏都督賀婁爲邏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歎
服以此文帝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又從大將軍尉

遲廻伐蜀果率所部為前軍開劔閣破季慶堡降楊
乾運皆有功

陸通初為西魏文帝大都督大統九年高仲密以地
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邛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
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

韋祐字法保為河南尹時李延孫被害祐乃率所部
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戰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
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
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

獨孤信為別將從征韓襄信匹馬挑戰擒賊漁陽王

表肆周

周田弘為驃騎大將軍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
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

權景宣為祠部郎中曉兵權有智畧從太祖拔弘農
破沙苑皆先登陷陣

王熊為驃騎大將軍鎮華州嘗脩月城未畢梯在外
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從如河東霄濟襲熊熊不之
覺見時軌衆以乘梯入城熊尚卧未起聞閣外洶洶
有聲便袒身露結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

驚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

王思政為驃騎大將軍募精兵從獨孤信取雒陽仍
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
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
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弊
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

侯莫陳崇為建威將軍隨賀拔岳入關破万侯醜奴
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
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
當之後騎集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賞
之

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五十七

勇敢第二

後周李遷哲為驃騎大將軍與田弘同討信州遷哲
每率驍勇為前鋒所有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後為信
州都督時蠻酋蒲微為鄰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
之諸將以途路阻遠並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慕爾

之賊勢何能為擒獲之累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賊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進擊拔其五城虜獲三千餘口

柳檜字季華為防城都督從太祖戰於河橋先昇有功

王雅有膽勇善騎射太祖召入軍除都督東魏將竇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嘗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出戰所

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邛山時大軍不利為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出騎競進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王雄為柱國大將軍從晉公護東征至邛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失又進唯餘一奴一矢存焉雄按稍不及明月者支餘

韓雄為中州刺史都督忠徐虞洛四州諸軍事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

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
王勇爲寧朔將軍初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
衆軍所當必破太祖歎其勇敢拜鎮南將軍後加通
直散騎嘗侍兼太子武衛率邕山之戰勇卒敢死之
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
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
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

王傑本名文達初魏孝武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
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帝謂諸將曰王
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大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

河橋戰邕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
高琳爲衛將軍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
後擊勇寇諸將太祖嘉之謂之曰公卽我之韓白也
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率衆禦之老持其勇健直前趣
琳短兵接琳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
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耿豪本名令史爲征虜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
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
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史武猛所向無前觀其
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後從太祖戰於邕

山豪謂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
政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
咸謂豪歿俄然奮刃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
繼

楊忠為安西將軍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
獨孤信討之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門叱門者曰
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散
退忠與都督康維即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莫敢
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祖
於龍州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

之北臺謂猛獸為擒于因以字之又從太祖擒竇泰
破沙苑遷征西將軍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
守橋敵人遂不進邛山之戰又先登陷陣除侍中驃
騎大將軍魏恭帝初行同州事于謹之伐江陵忠為
前軍梁人東亦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三象反走及江
陵平孝閔踐祚入為宗伯及司馬消難降忠與柱國
達奚武投之於是兵卒騎士五千各兼馬一匹從間
道馳入齊境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北
豫州三千里武疑有變欲還忠獨以千騎夜趣城下
四面峭絕徒聞擊拆忠侯門開而入乃馳召武時

鎮賊伏敬遠勒甲士三千據東陲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寶以消難先歸忠以二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不敢逼武歎曰達奚武自言是天下後兒今日服矣

揚纂爲征南軍大都督從文帝解雒陽圍經河橋卽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勇敢

楊紹爲驍衛將軍鄜城太守時稽胡恃衆與險屢爲抄竊紹率群兵從侯莫陳崇討之馳馬先登破之於默泉之上後爲輔國將軍從柱國燕國公于謹圍江陵紹爲流矢中面而力戰不衰

元定魏孝武時爲前將軍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邛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稍衝之殺傷甚衆

宇文貴字永貴賀拔陵作亂圍夏州刺史渾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前後數十戰軍中咸服其敢勇貴每繼而出戰賊莫當其鋒

梁臺爲大將軍圍雒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三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後爲鄜

州刺史年過六十猶能披甲跨馬足不躡鎗馳射戈
獵矢不虛發

鄭偉為北徐州刺史從戰河橋及解王壁圍偉嘗先
鋒陷陣

宇文慶為驃騎大將軍從高祖攻河陰先登攀堞與
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日卿
之餘勇可以賈人也

樊叔畧為驃騎大將軍從高祖伐齊叔畧部卒精銳
每戰身先士卒

隋段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初為周宇文護親信

知其幹用擢為中外府兵曹後從武帝攻齊海昌王
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內應文振
扞禦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
相貴所拔佩刀却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

宇文弼初為周內都上士時武帝時計大舉伐齊弼
於是募三輔俠少年數百人以為別隊從帝攻拔晉
州身被三創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遷南司州刺
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
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除黃州刺
史

宇文慶深沉有器局在周以應募從征有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

史萬歲仕周爲開府儀同三司從梁士彥擊尉遲迥於相州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于是坐事除名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今殺之但當各遣一將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

榮定遣萬歲去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

張定和爲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剽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高祖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

周羅暎爲開遠將軍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其左目齊圍明徹於宿預也諸將相顧莫有鬪心羅暎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

勇敵二下
卷之三十一
彦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暉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

魚俱羅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周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賊日大呼所當皆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

達奚長儒爲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嘗侍平蜀之役嘗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累遷大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

千繫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創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有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裴仁基少驍勇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後先登陷陣

陳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

斛斯萬善爲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
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必出當其鋒
賀若誼開皇中爲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
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
筋骨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爲北狄所憚

楊素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從齊王憲拔晉州憲屯兵
鷄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
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死戰憲僅而獲免至
高祖開皇十八年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討突厥先
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昇

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之曰此乃自固之道非
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突厥達
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
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
韓洪字叔明擒虎季弟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
平晉王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
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
元壽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壽每遇賊爲士卒先登
錢拔爲車騎將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
卽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

楊義臣為太僕卿時征遼東以將軍詣肅慎道至鴨
渌水與乙亥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

楊屯大業中應募擊高麗力戰於遼東見稱勇敢字
文述之敗也煬帝夜焚攻貝詰朝遁還恐為高麗所
躡選壯士殿後以捍禦之及將度遼而高麗追至屯
先登力戰其功居最

閻毗領武賁郎將典宿衛煬帝軍圍遼東城令毗詣
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辭
氣抑揚事卒而去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勇敢第三

唐張瑾初仕隋世歷職顯貴煬帝被圍于鴈門也瑾
以驍果出城擊戰一日九捷煬帝登城望之大悅賜
物二千段拜右翊衛大將軍
留安性驍武善戰隋末以拔尉從通守張須陀討

抽山賊以膽氣知名

秦叔寶初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及盜起從通守張須陁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餘萬須陁所部纔萬人方勢不敵去賊六十里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兵若出營內卽虛以千人襲營可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叔寶與士信皆曰願行于是須陁委而遣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草莽旣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起昇其樓拔幟各殺數人營中亂叔寶斬關以納外兵因散縱火

焚其三十餘柵煙焰張天明月奔還須陁却逐之大破賊衆後降高祖高祖令事秦府拜馬軍總管從擊王世充每爲先鋒叔寶建德于武牢也叔寶以精騎十數陷其陣焉太宗每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躍人馬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馬叔寶應命躍馬負鎗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以後嘗多疾出血每血出數升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鎗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何能不病者乎

段志玄隋大業末隨文在太原因蒙太宗引接義兵起志玄召募得千餘人授軍頭從屯霍邑隋將宋老生率萬餘人拒戰志玄從太宗擊殺二千餘人老生大敗又從劉文靜捍陷突通於潼關文靜爲通步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往攻殺數十人而還爲流矢所中忍而不言又將兩騎更入賊陣入而後出者再三顯和軍振擊遂破之前後以軍功累遷左光祿大夫封武安郡公後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所擒兩騎挾持其髻志玄踴其身奮二人俱墮馬于是奪其馬仗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

逼王世充平轉右二護軍

王君廓爲右領軍高祖謂侍臣曰吾聞相如此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出陣徐勣過之君廓發奮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闕稜武德中爲越州都督容貌魁岸勇而多力每臨陣手持大刀長一丈一舉輒死數人前無當者梁禮爲上郡太守行軍副總管拒梁師都頻有戰功稱爲勇敢

尉遲敬德初爲秦府統軍從獵於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雄信恃其驍悍領騎直入以趣

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橫刺雄信中之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圍從擊竇建德于柵渚太宗與之挑戰乃先伏李勣程節秦叔寶等諸軍太宗持弓矢令敬德執稍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建德營中大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敬德爲殿引賊以入伏中於是李勣等縱兵奮擊大破其後王世充兄子偽代王琬使于建德軍中乘隋主所御駿馬鎧甲鮮華出于軍前太宗眄之曰彼之所乘真良馬也敬德曰請往取之因與高甌生梁建方兩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頸持其肘以歸賊衆無敢當者

程知節少曉習善用馬稍爲秦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

李君美武安人也少以勇氣聞太宗在藩引爲左右從破宋金剛于介休單騎先入無敢當其鋒者又從破竇建德於汜水加授秦王府右三統軍劉黑闥反于洛州從往征之所至未嘗不先登陷陣
丘行恭善騎射勇敢絕倫爲光祿大夫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邳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

甚衆旣而限以長堤與諸將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于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牛達進初爲秦王府左一軍馬總管從擊王世充率騎直攻其軍殺十萬人流矢貫日勇氣彌厲戰罷始令拔箭又吐谷渾反以進達爲鄯善行軍副總管嘗爲前鋒深入歷海島經犁山窮于河源爰至雪山建于黑党項摧鋒接戰身先士卒俘馘甚衆

薛萬徹爲統軍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請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萬徹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率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浴血勇冠三軍

蘇定方爲正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石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薛萬均爲殿中少監貞觀初柴紹之擊梁師都也以

萬均爲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却萬均與弟萬徹橫出擊其驍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突厥不敢來援萬均後爲屯衛大將軍侯君集之擊高昌也以萬均爲副進逼交河城君集名麴智盛喻以利害城中堅守萬均怒麾軍疾進智盛懼而遂降

阿史那社爾爲右軍大將軍檢校北門左屯營太宗征高麗駐蹕之陣領屯衛飛騎及長上宿衛之兵奮不顧命所向無前頻遭流矢拔而又進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

楊弘禮隋尚書令越公素弟之子也太宗以弘禮有文武才擢爲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太宗征遼弘禮入叅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

王文度爲征遼副總管至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唯西門有攻取之勢亞將程名振督軍夜襲文度先登士卒繼進城中潰散遂拔其城
馬文舉爲果毅都尉太宗征遼新城國內二城步騎

四萬來援遼東江夏王道宗率行軍總管張君仁騎
四千逆擊之及與賊遇衆寡勢懸士皆色動文舉自
指其身言于道宗曰此壯士也不逢勅寇安能識律
兒哉道宗目而壯之文舉遂策馬突進所當皆斃衆
心始安

契苾何力爲左領軍將軍時太宗征遼李勣攻白巖
城烏骨城遣兵萬餘爲之聲援何力以勅騎八百遇
而合戰何力挺身陷陣被槊中腰爲賊所害尙輦奉
御薛萬單馬而進殺數騎拔何力于羣賊中與之俱
出力氣益奮束瘡而戰騎士齊奮賊乃退何力逐之

轉鬪數十里斬首千餘級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也太宗征遼東仁貴應募從行
及大軍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
率兵一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擊
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易其服色著白衣握
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披靡大軍乘之賊乃大
潰高宗顯慶中爲右領軍郎將與梁建方契苾何力
于遼東共高麗大將温沙門戰于橫山仁貴匹馬先
入莫不應茲而倒高麗有善射者于石城下射殺十
餘人仁貴單馬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

便生擒之

黑齒嘗之爲左領軍員外將軍高宗儀鳳中吐蕃入寇從河西道大總管李敬玄拒之總管劉審禮沒于陣敬玄欲抽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嘗之夜率敢死五百人進攻賊營吐蕃大將跋地設軍宵遁薛訥仁貴子也爲朔方軍大總管沉訥寡言臨大敵而益壯

王忠嗣爲左威衛將軍專治河西兵馬會吐蕃大下晨壓官軍衆寡不敵師人皆懼焉忠嗣乃以所策馬而前後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旣出復合殺數百人賊衆亂遂三翼而擊之吐蕃大敗

王難德爲騎將天寶元年吐蕃大寇河源難德爲軍鋒贊普有子曰瑯支都恃其趨悍乘諸真馬寶鈿鞍軍前來較鬪者難德揚鎗突往刺殺之斬其首以馬歸虜衆無敢追者軍士以聞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瑯支都狀上大壯之衣以錦袍令引過視都人拜左金吾衛郎將後安祿山薦一騎將曰此人不減隴右難德其有聲如此難德至德元年爲試衛尉卿至鳳翔爲都知兵馬兼興平軍等使嘗有裨將靳元曜當合戰墜馬呼難德難德俯馬馳救之賊

射難德中眉臉穿披下障目難德乃拔去箭并皮掣棄勇冠其軍繇是衆多附之

王方翼爲安西都護大破突厥之衆而三姓因悉發衆與車薄勢合以拒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

哥舒翰年四十慨然仗劍爲河西節度王忠嗣使翰別將討吐蕃其後吐蕃大寇追翰拒之于苦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鎗當其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軍皆大破繇是知名翰常逐馬驚墜于河立于水中吐蕃三

人擬鎗方刺之翰大叫賊驚駭俱廢失鎗而走救騎至賊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出陣翰使鎗追賊及以鎗搭其肩而過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斬其首率以爲嘗

李嗣業初爲中郎將玄宗天寶七年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管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力將于時吐蕃取十萬衆于婆勒城據山因水墜斷崖谷編木爲城仙芝夜行軍渡信啞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

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亂上山山頭拋礮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于絕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大潰填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後安祿山反嗣業自安西赴難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前香積之戰賊將安思忠李歸仁悉以前軍來逼我師殆亂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讐決戰取勝三軍之士無孑遺矣言訖乃仗長刀立于陣前解衣袒而大呼手殺數十人陣容方駐繇是前軍之士皆執

長刀如牆而進所向摧靡陝西之陣王師小却嗣業旁南山領蕃兵數百橫截擊之應手奔潰安慶緒北奔因收河雒竝復與九節度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師老其將各圖其全人無鬪志嗣業獨被堅衝突親當矢石爲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于帳下忽聞城下金鼓聲作聞之知戰因大噉倉中血出數升流注于地遂卒至今稱爲驍將郝廷玉者驍勇善搭鬪事太尉李光弼爲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雒陽光弼拔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糧不支旬日賊將安大清等軍

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
倚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名諸將
訊之曰賊黨河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爲勅敵廼
急名廷玉謂之曰兇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爲我決勝
而還辭曰廷玉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
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
不解甲斬之廷玉奮命先登流矢兩集馬傷不能軍
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曰廷玉奔還吾事敗矣促
令左右取廷玉首來廷玉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
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徑騎衝賊陣騎馳突數四俄而
賊黨大敗丁河壖廷玉擒賊將徐黃而還繇是賊解
中渾之圍信宿走去

白孝德安西胡人驍悍有膽力肅宗乾元中事李光
弼爲禪偏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
千臨城挑戰龍仙健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
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
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
可光弼乃召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
何人而可乎曰獨往則可捷加人則不可光弼曰壯
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于軍前候入而繼進

及請大軍鼓噪以假氣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拔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攬跋便辟可萬金者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又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予致辭非他也龍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猪狗乎孝德發聲虓然執矛突前城上鼓噪五十騎亦繼進龍仙矢不及發還走堤上孝德逐之遂斬首提之而

歸賊徒大震

李重倩准西李忠臣之裨將代宗大曆七年忠臣討李靈耀頓兵于汴州西時田承嗣使姪悅率師來援屯于州之北數里與靈耀軍合忠臣遣重倩輕騎候夜斬賊營重倩素以勇敢稱旣聞命持鎗上馬突入賊營斬賊數十人而還賊不之覺忠臣軍威因是增

氣

李正己初爲淄青裨將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衆軍討史朝義至鄆州廻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爲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共角逐衆軍聚觀約

日後者披之既逐而先正已擒其領而披之頗迴紘
累液俱下衆軍呼笑虜大慙繇是不敢暴
澤城爲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德宗建中四年朱泚
頻驅逆黨圍逼奉天城勤力拒討之嘗爲流矢所中
竟不自言忍瘡痛格戰不已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興元初朱滔圍貝州武俊與
澤潞節度李抱真合軍于貝丘抱真爲方陣武俊
奇兵朱滔空營合戰武俊不釋甲而馳之滔望風奔
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
勝筭

馬燧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河陽等城使
時汴州大將李靈曜反詔燧與淮西節度李忠臣合
軍討之靈曜選銳兵八千號爲餓狼軍燧獨引軍擊
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寇諸
高固少隨澤城從戎于朔方德宗幸奉天固嘗在城
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亂揮長刀
連破數賊拽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退以功封渤海
郡王

張茂昭爲義武節度使憲宗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茂
昭使長男克讓渡水刀溝南與賊合戰屢捷茂昭親

披介冑當賊前鋒者數次累獻戎捷幾覆承宗會朝
廷赦承宗詔班師

李光顏爲忠武軍節度元和九年討淮西吳元濟營
于時曲賊境晨壓光顏之壘而陣光顏不得出乃自
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圍之光顏將數騎冒堅而衝
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光顏故矢集其身如蝟毛
焉其子攬光顏馬鞅止其深入光顏鋒乃叱退之于
是人爭踴躍賊遂大潰

史奉敬爲朔方軍裨將矛矢在手前無疆敵任甥及
使近二百人每以自隨臨陣入敵輒分其隊爲四五
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元和中西戎犯邊奉敬
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率三千人備一月糧深入蕃
界叔良與之二千五百人奉敬旣以衆行十餘日人
莫知者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繇他道深入突出蕃
衆之後戎人驚潰奉敬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計
奉敬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于野外馳逐能擒奔
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
敵

劉澠爲忠武軍節度李光顏帳中親將光顏討吳元
濟用爲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洞曲其部下乘驟

即戰號驟于都最為勁悍官軍嘗警備之澠澆勇善射每與驟軍接戰必冒刃陷陣俘敵而還

又云澠為忠武軍小

披討淮西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死者數百

石雄為徐州捉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文宗時王智興討李同捷雄先驅渡河前無堅戰

梁寇彥卿唐天復中太祖遜昭宗于鳳翔累與岐軍對陣時彥卿為諸道馬步三軍排陣使常躬擐甲胄乘其所賜烏馬騁于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王也昭

宗還京師賜為迎盜殺勇功臣

李思安本宋人也祖父皆隸職于宣武軍之靜戎鎮

思安幼拳捷有膂力所為不嘗未弱冠長六尺超超然有拔行伍取富貴意唐乾符廣明間盜火反起思安棄州里投盜中大祖始鎮夷門自巢軍諸隊間烏逝歸我初以為騎士思安善用槊每從上征伐嘗飛馬出敵陣之後測其厚薄而還或敵有恃猛悍炫執者太祖多命取之必鷹揚颺馳擒敵於萬甲之際出入自若如蹈無人中繇是疊委戎事累授劇郡王景仁為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使伐壽州俄而朱僅以大軍至景仁力戰不屈嘗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自殿軍

氏叔宗爲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暉多歷年所叔宗身當矢石奮不顧命

朱珍徐州豐縣人太祖鎮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爲宣武右職以總腹心從太祖以汴宋毫之師入西華破王夏寨勇冠軍鋒

張存敬唐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壯節頗見親暱首爲右騎都將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於危蹙之間顯有奇畧光啟中晉軍圍張宗奭於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虜騎諸將翼之虜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

葛從周爲邢州留後時幽州劉仁恭率衆寇魏州屠其郡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

王重師爲潁州刺史唐乾寧中太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煙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卧其軍次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壯士悉取軍中蘊芻投水中擲于火上重師然後率精銳持短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重師爲劍所傷身

被八九鎗丁壯荷之還營且將斃矣太祖驚惜尤甚
曰雖得濮壘而失重師奈何亟命以奇藥療之彌月
始愈

劉知俊爲軍校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冠諸將太祖
命左右義勝兩軍隸之尋爲左開道指揮使故當時
人謂之劉開道

張歸霸初爲宣武軍劇職唐光啟三年夏與秦宗賢
戰于萬勝翼日秦宗權遣將張邳來寇列寨於赤堋
一日出騎將較勝歸霸爲飛戈所中卽拔馬却逸控
弦一發賊洞頸而墜遂兼騎而還太祖時于高丘下

瞰備見其狀面加賞激賞以金帛其所獲馬賜之又
嘗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伏于壕內太祖統數百
騎稍逼其寨蔡人果以銳士摩壘來追歸霸發伏兵
掩殺千餘人奪馬數千匹尋奏授左散騎嘗侍
張歸厚爲太祖軍校時淮西兵力方壯太祖之師尙
寡歸厚以少擊衆往無不捷唐光啟三年春與秦賢
戰于萬勝大破之其夏蔡將張脰以數萬衆屯于赤
堋歸厚嘗與脰單騎鬪于陣脰不能支而奔師徒乘
此大捷太祖大悅立署爲騎軍長仍以鞍馬噐幣賜
之及佐朱珍討時溥寨于豐蕭之間歸厚來往徐壘

如行坦途甚爲諸將漢服龍纆初奏遷檢校工部尚書其年冬復伐徐歸厚以僞師逕進至九里山下與徐兵遇時我之叛將陳瑤在賊陣中歸厚忽見之瞋目大罵單馬直往期于必取會飛矢中左目而退徐我甚衆莫敢追之

霍存爲曹州刺史始朱友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旣而師陷圍中以急來告存領二百騎馳赴擊退之太祖喜拔爲諸軍都指揮使

王擅初爲汴小將汴將楊彥洪破巢將尙讓李謙于弱氏門外擅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爲太祖所知稍蒙

擢用蔡賊張存敢乘亂據雒陽擅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邀其輜重存敢遁走擅初爲汴小將從擊秦賢于鄭州西北河灘之上于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

徐懷玉爲鄜坊節度使材氣剛勇臨陣未嘗折退平生金瘡被體有戰將之名焉
王彥章以驍勇見稱累歷刺史不知書行師將兵無法術能先登陷陣奮不顧身每入陣使二鐵鎗一橫馬鞍一秉在手酣戰揮擊敵人避之

謝彥章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敦陣整旅

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踰其迅速也故當時
騎士爲用及其遇害衆皆惜之

牛存節字贊貞青州博昌人也少以雄勇自負初授
宣義軍小將屬蔡冠至金堤驛犯酸棗靈昌存節日
與之鬪凡二十餘往每往必執俘而還前後斬首二
千餘級獲輜畜甚衆太祖擊蔡賊于板橋赤垌酸棗
門封禪寺枯河北存節皆豫其行與諸將于濮州南
劉橋范縣大破鄆衆自此深爲太祖獎遇

後唐周德威小字楊五從武皇爲內衙軍副唐光化
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虢

勇知名衆謂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楊
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駿馬朱甲以自異武
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用備之
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
曰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
僞退陳章徒馬追之德威背揮鐵鎚擊墮其馬生獲
以獻繇是知名天祐九年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
單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于龍頭崗初廷珪
謂左右曰今日擒周楊五旣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
持鎗窮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

奮擣擊墮其馬生獲廷珪黨大敗斬獲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

史儼代州鴈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為帳中親將驍果絕衆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黃巢每出師皆從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為騎將驍果出諸將之右

李嗣忠從武皇為左廂馬軍都將救應河府與梁接戰應弦斃者甚衆而稍中其口鬪戰未解及退莊宗視其傷深加慰勉轉內衙門都步將遼州刺史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中為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為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李存孝驍勇冠絕常將騎為先鋒梁祖令張全義攻澤州李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初汴人攻澤州呼罕之日相公嘗恃太原輕絕太國今張相國已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內沙陀無穴自處相公何路求生耶存孝聞其言不遜選精騎五百繞汴營呼日我沙陀未穴者候爾肉餒軍可令肥者出鬪汴將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出戰存孝激勵部衆舞稍先登一戰敗之獲馬

千匹生擒季筠于軍中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
孝擊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退攻潞州存孝初爲大
祖純綱給事帳中後鎮邢州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
橐弓坐稍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
鐵擺挺身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其寧之比也
李存審事太祖爲五院都知兵馬使常從討赫連鐸
存審冒刃死戰血流盈袖太祖手自封瘡旦夕臨問
後爲蕃漢副總管戰于胡柳哺晚之後存審引魏州
銀鎗軍敗賊于山下是日周德威不利師逗撓賊鋒
四集存審與其子彥饒彥圖冒刃血戰俄陷賊陣與

帝軍合大破汴軍

李建及爲衛軍校天祐七年栢鄉之役汴將韓勅追
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勅選精
兵墜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勅謂建及曰如
賊過橋則勢不可遏卿計如何建及于部下選士二
百挺鎗大噪刺汴軍却之于橋下胡柳之役前軍逗
撓際晚汴軍登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
朝合戰建及橫稍當前日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
但登山觀臣破賊卽引銀鎗効節軍大呼奮擊三軍
增氣繇是工師復振遷魏博內外衙都將十六年梁

將賀環寇德勝南城圍塹既周又以艤艫戰艦斷我
津渡百道攻城萬旅齊進負芻運石填塞池塹我營
將士民延賞于城中多蓄芻草每賊乘城束蘊灌膏
燔焰騰天賊焦爛于下不可勝紀莊宗馳騎而往于
陣北岸津河不通延賞告矢石將盡上積錢帛于軍
門募能破賊船者如是獻伎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
舟或言能游水破艦或言能破呪兵刃悉試之卒無
成功城中危急所爭晷漏虎臣不能勇智士不能謀
莊宗髮影于色建及禔甲而進曰賊帥領巢敗死異
茲一舉如我師不南則彼爲得計今豈可限一衣帶

水而縱敵憂君今日勝負臣當効命遂以巨索聯舟
十艘選効節卒三百人持斧披鎧鼓櫂而行中流擊
之賊樓船三層蒙以牛皮懸板爲楯如埤堦之制我
船將近流矢雨集建及率持斧者入賊艤艦間斬其
竹破賊懸楯以稍刺之于上流取甕百以木夾口竹
笨維之又以巨索牽制積芻薪于上灌脂沃膏火發
巨天別維巨艦中實甲士乘烟鼓譟賊斷絛而下沉
溺者殆半我軍繇是得渡莊宗曰周瑜得黃蓋而挫
曹公吾有建及卒破賊艦奇才猛將何代無之
史敬思爲元府都督從入關破黃孽定三輔平陳蔡

衛營爲騎將挺身酣戰勇冠三軍當太祖上原之難敬思方大醉從者喻之厥然而起登驛樓控絃射賊矢不虛發汴人橫死樓下旣而遇雨翼太祖登尉氏門敬思迷墜擁門故陷賊太祖還營流涕久之

史建塘爲前鋒時梁太祖攻蓆縣建塘以三百騎雜芻牧者突賊營梁人燒營而遁

李嗣昭爲昭義節度汴將李思安將兵攻潞州嗣昭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審拔毀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

爰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幼有雄傑之志初試宣武軍爲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于我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每與之接戰莫不氣勢凌制每鬪不能自解將士皆釋兵而觀軍中稱賞梁將劉鄩在涵水莊宗深入致師劉鄩設伏魏縣西南河曲間葭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人大譟而起圍莊宗五六重魯奇與玉門關烏得兒等奮命決戰俄而李存審外救至方解魯奇持鎗攜劍專衛莊宗手殺百餘人是役烏得兒被擒魯奇所傷盈膚

李嗣肱爲裨將時梁太祖新屠棗彊其將賀德倫急

修攻蓀縣梁祖率師五萬合勢營于蓀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二百薄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日旣晡人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謀弧矢星發虓闕馳突汴人不知所爲營中大擾旣曉殿騎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蓀縣之圍

安敬思少給事帳中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絕常將騎爲先鋒未嘗挫敗

安金全爲振武軍節度使時梁孽未平兩軍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爲金全所獲故賊之偵邏者咸懼之目之爲五道蓋比陰鬼將有五道之名以取人命故

也金全累爲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將王擅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閱諸司丁匠登陴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承業曰老史退居抱疾不任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若一旦爲敵所有大事去矣請以軍甲見授爲公備寇承業卽時授之金全披甲上馬召率子弟及退門諸將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賊于羊馬城內梁人驚潰繇是退却

白奉進初爲裨將時梁人圍李嗣昭于潞潞人苦之

俄而莊宗嗣位率親兵赴之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諸將繼之莊宗觀而壯焉

西方鄴事莊宗爲奉義指揮使每從征討咸以身先元行欽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縉榮莊宗好戰勇於大敵或臨陣有急兵行欽必橫身解鬪翼衛之莊宗營于得勝與汴軍戰于潘張王師不利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爲汴軍數百騎攢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急馳一騎至奮劍斷二矛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莊宗還宮流涕言曰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冠諸將寵

郭延魯天成中汴將朱守殷叛命延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攻壘先登尋平守殷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

晉潘環初事梁累遷右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唐莊宗對壘于河上環每豫戰先登陷敵金瘡徧體莊宗知其名及平梁令典禁軍

張廷蘊初仕唐武皇爲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栢仁攻蒯丘下邢魏皆從之後戰莘縣胡柳陂繼爲流矢所中瘡癥盈於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軍嘗在左右

史建塘武略出人善騎射事唐莊宗出軍攻伐多爲
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勲歷瀘洛相
三州刺史

安友謙爲供奉官晉天福五年馬全節爲安州節度
使會李金全據州叛因命全節引兵討之友謙登鋒
獨戰奮不顧身所當之者無不敗潰

白延遇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
鄴安鐵胡叛于鎮州帥衆數萬指闕而來晉祖命柱
重暉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豫其行乃立告晉祖
願以身先及陣于宗城延遇帥其統屬犯之斬級數

百戰旣酣而劍亦折諸將繇是推伏晉祖聞之旣命
中將使以寶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徒
充馬軍左廂都校

相里金初爲唐莊宗親衛小校後與梁帥戰于栢鄉
及胡柳陂襲德勝口攻廣邊軍擒元行欽圍幽州及
慈丘劫所至登鋒奮武軍罕出其右

長從簡陳州人也初事唐莊宗爲小校每遇攻城名
人爲檣頭從簡應募莊宗愛其武勇領帳前親衛兼
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大軍對陣登高而坐敵
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

勇散三
卷之三百九十六
從簡曰臣爲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
乃潛領十數人挺身而入奪幟以歸萬衆鼓譟莊宗
壯之而賜賚甚厚又嘗中箭而鏃入于骨使醫工出
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輿曰謂
曰何不深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簡顏色自若
其勇壯皆此類也

張方進少而無賴初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
戰勇不顧命嘗與梁師對陣持銳首短刀躍馬獨進
務逞其志殺而不獲及兵乃毀弱則易以大鎗左右
奮擊出沒往返彌縫皆斷無敢當者莊宗明宗素憐

雄武威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

王清爲奉國軍都虞候時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
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衆繼其後會有內
寔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

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開運三年虜長率衆屯耶戰
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使渡漳河虜前鋒
大至遇引退轉鬪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
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至未戰百
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死遇有紀綱杜知
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

册府元龜 勇敵二 卷之三十九 六
寇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黃之中以馬輟我義也安
可使陷于寇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
之俄而軍上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
管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
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熾無以支吾將軍獨往
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若
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
虜見塵起謂救軍并至乃引去遇彥超中數鎗得還
時諸軍嘆曰此三人者真猛將也遇累官至檢校大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石公霸以天福九年契丹入寇少帝親征公霸爲先
鋒指揮使遇賊數萬騎于城之北爲賊所圍高行周
符彥卿在城之東南方息于林下忽聞賊至駭愕督
軍而進纔數千騎衆寡不較行周遣人馳告景延廣
請益師延廣遲留候帝進止旣而行周等爲賊圍之
數重三人大謀曠日奮擊賊衆傷死者甚多帝自禦
親兵援之獲免

漢張鵬晉開運中爲前鋒監押時契丹逼瀧州鵬奮
身擊虜被創而還其後累爲邊城戍守士伍服其勇
劉在明後唐明宗時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領和州

刺史從幸汴州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
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周王殷後唐天成中爲陵武都指揮使張令昭據鄴
叛朝廷命將討之殷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邢州
刺史漢祖受命從征杜仲威于鄴下會慕容彥超請
收城殷與劉詞皆率先登梯衝力戰殷矢洞于首久
之出鏃于口以是漢祖嘉之

劉詞晉天福中從杜重暉敗安鐵胡于宗城及圍鐘
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卒以功加檢校司徒泌州刺

孫行友爲義武軍節度留後性豪邁有膽氣在郡屢
挫胡寇累上章言契丹離合臣願得勁兵三千乘塞
平定幽州太祖雖未允請行壯其雄健故以義武軍
留後授之

史彥超爲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
以彥超爲前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
授兗州節度使

冊府元龜

將帥部

